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2屆(108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黃暉庭**

就讀系別：**醫學工程所二年級**

得獎作品：**哭**

得獎感言：

第一次把這種像日記的東西拿來投稿，看來也算是個小肯定。
謝謝老師。



哭

醫工所 碩二黃暉庭

有天在大樓的電梯裡巧遇隔壁鄰居的小兒子，印象中已屆上幼稚園的年齡了，仍舊頂著快要塞滿嬰兒車的體態，一臉呆萌地躺臥在車裡哭嚎，無論周圍的大人如何勸誘哄騙都不為所動。深受小朋友歡迎的小饅頭點心打動不了他，不給玩玩具的恐嚇跟威脅也嚇阻失敗，意志堅定地要用眼淚在爸媽的育兒經裡雋下一道深邃的刻痕。

明明平時也經常在公車捷運上撞見不受控的小孩，步出電梯後才飄過這樣的念頭，會突然特別注意弟弟的哭鬧行徑似乎是與近日的思緒起了幾分共鳴。最近迫切地想找個方式排解研究生日常的煩悶與壓力，行有餘力的話更想抓住青春的尾巴進行一些不明所以的抗議。說抗議好像有點太激進了，貼切地說就是想在步入社會前來一點死命掙扎。在以熱血青春為腳本的大學舞臺上，不服老的研究生仿若一個過氣的配角死命地引人注目，緊抱著臺前刺眼的聚光燈打向自己，寧可於臺上如流星般燃燒也不願黯然退場。

小時候是個不常哭鬧的孩子，越長越大以後反而常常想特立獨行地胡鬧。好比大學的同學們在畢業後都一一步入職場，我仍選擇繼續升學。申請學校的那段時間像是患了一場難以痊癒的重感冒，三餐飯後總是要按時服藥——向有繼續升學的學長姐諮詢、跟高中志同道合的好友討論、幻想念了研究所後的無限未來，幾個月過去好像自己對於鑽研更深層的知識也產生了一定的興趣。果然跟不少醫學研究的結果相符，明明大家也都只是扮演伴我前行的角色而已，安慰劑也能起一定的療效。

在研究所裡多接受兩年更為專業的訓練，直覺的估量上想必對於未來的就業有更多選擇的本錢。這般粗淺的想法僅僅是當時說服自己的理由之一，比起接受扎實的培訓，決定升學的當下我其實更想在校園裡苟且偷生地延續學生身分。不用立即面對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不用馬上應付職場裡老練的前輩，可以若無其事地把自己繼續關在學識的象牙塔。後來才發現這其實是種慢性癱瘓未來的隱疾，與其說延續青春，不如說自己害怕長大。

害怕長大是個很廣泛的說辭，舉凡爛草莓、玻璃心、愛作白日夢都是常常在耳邊聽到的批評，但其實我並非一味地逃避現實。我害怕失去對生活的敏銳及善感，恐懼日復一日消磨熱情與抱負的職場，擔憂當大家都說這些是必經的轉變與過程，只有我倔強的不肯承認。社會化是消磨個人稜角的一段漫漫路程，整個社會都否定那些負面的、無用的以及不光彩的情感與思緒，可我始終擁抱及熱愛那些如胎記般存在的各種缺陷與脆弱。我只是個凡人，想找個可以包容一切的歸處安放那顆畸形但無比真摯的心。我是浩大群眾裡的小小一份子，害怕長大對我而言更像是害怕寂寞。

上一個模糊的念頭都還沒能好好安置，想法又繁衍出另一群想法。再說寂寞的面向也包羅萬象，不論潛伏的原因、行為的表現到舒緩的解方，認真起來每一個環節都還能詳細地被分類討論。縱使網路和書店都不乏相關的介紹以及療癒文章可以參考，直率坦白地在他人面前說出害怕寂寞依然免不了讓人產生負面的聯想，像是缺乏朋友或是戀愛的對象，隨後又引逗出一連串分不清是憐憫關心還是八卦好奇的悉心問候。

不論是害怕長大還是害怕寂寞，重點其實是害怕。這般飄渺不定的動詞甚至比變化莫測的天氣還無從掌握，更別說找不到標準答案的東西對於凡事講究原理跟證據的理科生想必特別茫然。撞牆碰壁了一段時日之後，我決定從緩緩書寫爬梳日常生活裡的一切開始做起。

研究生每天的例行公事不外乎做研究，有人寫程式、有人做實驗、也有人分析論辯，總歸都是關起門來在一片小天地裡鑽研學問，即使嘴巴上總會逞強說沒什麼，但心底倒常常脆弱得很誠實。查文獻及做實驗的過程中，研究生化身電影浩劫重生的主角，失敗則成為孤單的學術之島上唯一的好友，他什麼都不用說，只消察覺一個皺眉一聲嘆氣，就悄悄到心房外敲門。小小研究生有很多契機讓自己的心緒不小心被失敗的意念綁架，像是實驗結果不符期待、進度遠比預期落後、耗材資源匱乏、畢業的底線將近……等等。不知道是我們的免疫力特別薄弱，還是研究生天生是失敗最喜歡的宿主，不知不覺中早已讓負面的情緒在內心滋長。始終分不清是寄生還是共生，也不曉得是片利還是互利，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做研究的日子裡失敗日夜與我們相隨。

失敗本該沒什麼大不了的，打起信心下次再修正再嘗試就好。這類廣泛被社會大眾傳唱的普世價值，或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勵志故事，總企圖讓人相信努力不懈終能成功。平常憨厚單純的我這種時候腦袋卻特別清醒，從小就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能夠流傳千古的東西必定有其特殊之處，更多更真實的案例想必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以及拼命再拼命的努力仍舊換來殘酷的徒勞無功。

書寫進行了一段時日之後我開始把失敗跟朋友分享，想不到同學也大方拿起失敗與我乾杯。原本一個人的失敗刻骨銘心，像百分之百的鮮榨果汁，一口嚥下連細微的渣屑在嘴裡都還粒粒分明；集體的失敗在獲得同理的同時卻也讓人無感，好比稀釋過後的還原果汁，不仔細品嚐的話還以為喝到加了香精的糖水，販賣機裡十塊錢一瓶，喝完記得將鋁箔包壓扁回收就好。久而久之實驗室遂形成了失敗者的物以類聚，偶爾有幾位一帆風順的夥伴，大夥兒除了佩服之外難免還有幾分欣羨妒忌，即便不諳嘲諷也要啾幾句調侃的三言兩語。看來即使荀子幾千年前便不顧主流地主張人性本惡，演化到二十一世紀也並未天擇成人性本善，多數人還是會不由自主地見不得別人好，有意無意都在讓人發惱。

人言如弓矢，箭箭讓心死。俗話說三折肱而成良醫，但心碎畢竟不是斷臂，打支鋼釘塑個石膏就能復原，持續受到酸言酸雨的傷害只會永久壞死。

想到這裡，片刻間我找到了情感上與鄰家小弟哭嚎的共鳴處，察覺他那奮力哭泣的哀鳴其實是武裝自己的利器。脆弱啜泣時的鼻涕淚水在面對剛硬人心時扮演最好的潤滑劑，不分好壞地把渾圓飽滿的情緒包覆進蒙昧不清的詞彙裡，讓酸甜苦辣的心情在表達之前都預先被和水稀釋。流淚的面容在他人眼裡永遠是張柔焦的相片，這時的喜劇就不會盡是引人妒嫉的狂喜，悲劇也不全然只有陰鬱及憂傷。

到頭來似乎從小就會的咿呀呻吟仍是最無害的情緒張揚，看不清或摸不透的一切最不引人注目，不會無意地在言談間傷人，也不會輕易地為人所傷。唯一的差別只是長大

後的喜怒哀樂僅容自知，撇除了家人真誠地關心，如果別人恰好可以理解，都只是意外般的偶然，比買彩券中樂透還難。無論如何，下次情緒緊繃的時刻，我會記得關起房門放肆地哭一場。